

■心灵漫笔

■刘长恒

去年冬季的一个周末，父亲打来电话说，想让我陪他一起去澡堂洗澡，前几天他一个人去澡堂洗澡，老板不让他去洗了，说是怕年纪大的老人在浴池摔倒了，澡堂承担不起责任，如果确实想去洗，得让人陪着。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忍不住一阵发酸，忽然一下子意识到，父亲确实是老了，我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问过父亲平时怎么洗的澡。

八点半，我和父亲如约到了洗浴中心门厅。看到大厅干净整洁，装修高档，父亲问：“这里洗澡是不是很贵？咱还是去路对面澡堂去洗吧？”我说这里洗澡和对面澡堂的价格差不多。对于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父亲，说些善意的谎言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他心里会不安。我陪他换了拖鞋，到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忽然发现腰杆一向挺拔、后背一向厚实的父亲的脊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非常佝偻瘦削了。看着他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走进浴池的背影，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几十年来，背负了我们兄弟姐妹从丫丫学语到外出求学，再到毕业分配工作到各自成家立业，我们一家人从食不果腹到衣食无忧，浸透了父亲的心血，是这些压弯了父亲曾经挺拔的脊背。

在仅有依稀记忆的童年，每到冬天，家里都要在堂屋生一个做饭带取暖的煤火炉子，所以每到冬季来临之前，父亲都要拉着架子车步行五六十里路，到漯河当年的煤市街买散煤，然后打成蜂窝煤晒干后烧一个冬天。由于当时我年龄小，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母亲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没有人看管我，所以每次到买煤时，父亲都会让我坐在架子车上，拉着我一起来漯河买煤。由于买散煤的人多，需要排队，所以等装完煤返回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了。去拉煤的时候，只有我坐在架子车里，父亲拉起来还不是太费力，等回去的时候，拉了近2000斤散煤，就很不容易了。

■特约撰稿人 贾鹤

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一直是严厉、粗暴的，他性子急，点火就着的暴脾气。父亲的脸就是一家人的晴雨表，他的喜怒哀乐着我们家里气氛的阴晴。父亲在家里树立着绝对权威，他决定着家庭的收支走向、人际交往，大到钱物的支配，小到电视节目要看哪个台。他就像一棵大树，撑起了一个家的叶蔓枝节，我们享受着 he 庇护下的荫凉，也承担着 he 性格带来的阴影。

现在想来，严父慈母的家庭形态大概是中国千百万家庭的缩影。但那时候的我，只觉得这样的家庭氛围让我窒息。在我十五岁时的人生理想里，我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建立一个气氛温馨的家，完全脱离父亲带来的紧张和窒息感，是我对未来最大的期待。

我毫不怀疑父亲对子女的疼爱，只不过这份爱带着简单粗暴的烙印。他看见母亲让我帮忙做家务会埋怨，挥手让我出去玩；他会在我出门参加同学聚会时，说上一句“街上车那么多，没事别往外跑”，轻易就击溃了我的计划；长久以来我习惯了在家庭的高压氛围中驯化成别人眼中乖巧听话的样子，不论内心如何波澜四起，嘴巴却很少说不，这样的唯诺有时也会引得父亲不满，在他看来，似乎人人说话都应像 he 一样干脆利落，尤其是受 he 熏染的儿女，殊不知，我的性格正是在 he 强势的打击下，偏离了他希冀的样子。

父亲从不吝于在钱财上给子女最大的满足，却丝毫不关心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他的观念里，孩子和大人是两个泾渭分明的个体，孩子完全是家庭的附属，他们不需要参与家庭事务，不需要发表个人见解；在家庭关系这条河流上，他们只要跟着大人的步调自主成长就行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辅导作业、深入谈话的记忆，在教育子女上，父亲从来都是矛盾的，他对我们的管理大包大揽，却又对我们的学习毫不关心。我猜 he 主观认为，他一个小学没毕业就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给孩子指导作业时力不从心会有损 he 一家之主的威严”。我们都习惯了他一向角色的至刚至强，至于辅导孩子学习、关心思想成长这类春风化雨的事情，自然也是和他完全绝缘的。

那和父亲之间还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呢？是我从寄宿学校回来，看到父亲礼节性的问候之后，我们父女俩坐在客厅，在接下去骤然紧张的空气里默然静坐，等着香烟在父亲手上燃起，他的脸在烟雾中模糊。我苦着一张脸，犹如面对学校老师提问一般的紧张。隔天听母亲转述：“你爸说你看着不高兴的样子，问你你是不是有啥事儿。”无言面对母亲的探问，青春期的我在心里叹息，这是我心

■读书笔记

■特约撰稿人 李玲

《经幡》是徐剑将军的长篇纪实散文，里面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军事、旅游、风土人情等，可谓是关于藏地的百科全书。

全书共包括“灵山”“灵地”“灵湖”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三个故事。

“灵山”（共12篇）讲述了法国汉学家大卫·妮尔深入藏地、寻找梦中“香巴拉王国”的故事；“灵地”（共22篇）讲述了民国女特使刘曼卿穿越万里羌塘进藏、昭示怀远之情、努力维系国家统一与族群和谐相处的故事；“灵湖”（共21篇）讲述了西藏当时著名的“摄政王热振”达到权力巅峰又跌落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中的灵魂人物，经有机组合，构成浑然整体，每一篇又可独立成篇。对这三个灵魂人物，作者全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们与作者在当时当地的旅行中进行对话，丝毫没有时空隔断之感。

到2018年，徐剑将军已经去过西藏18次。18次入藏，18次贴身感受这片神奇的雪域之地，西藏给了他非同一般的观感。他也因西藏而让灵魂得到淬华。等他他将西藏的土地一寸寸地走完，将五千年蕴含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听完，将一段一段厚重的历史串接完，西藏，已成为徐剑心中一个不可磨去的烙印，成为 he 此生此世无比珍惜的一个地方标记。徐剑自从跟随阴法唐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起，一种

父亲的脊背

由于行得很慢，等出了漯河市区的时候，微亮的月光已经洒满路面了。初冬时节，早晚温度很低，中午的艳阳高照很快就被凛冽的冷风取代，温度很快就降到十度左右，我趴在车顶的煤堆上，一阵风起，将已经穿了薄棉袄的我，冻得瑟瑟发抖。可父亲的上衣却在层层递减，从开始的薄棉袄、到只穿一件夹袄，再到只剩下一件灰白色的汗衫。后来，父亲干脆脱去了汗衫，晶莹的汗珠子顺着父亲的脖子 and 褐色的后背往下流。一阵风刮过，不断扬起的煤屑散落在父亲厚实的脊背上，父亲褐色的脊背变成了黑灰色，在微弱月光的照耀下，像矿井里面刚下班的煤矿工人一样黑亮、坚实、提拔。那个时候，父亲的脊背在我脑海里是伟岸的。

上小学时，每到春节前夕，父亲都要穿上大棉袄，戴着 he 的火车头棉帽，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然后让我穿上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戴着母亲给我缝制的棉帽，再给我围上一条大围脖，把我包裹得跟个粽子似的放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50多里路带我到漯河马路街浴池来洗澡，用父亲的话说：有钱没钱，洗澡过年。一路上，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看着父亲后背由于出汗冉冉升起的白色热气，和摘掉棉帽后头发梢上沾满的霜花。那个时候，父亲的脊背像一堵挡风避寒的墙，是宽厚和温暖的。

我读初中时，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和哥哥、姐姐都在读书，父亲是公办老师，正常情况下，家里的农活平时只能是母亲一个人干，因为劳累，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减轻母亲身上的担子，帮助母亲干家里的农活，父亲便在每年老师岗位调整的时候，要求上级把自己调到离家比较近的地方，那样，父亲便可以在每天教书之余，尽快回到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那个时候，无论是在地里割麦子、砍玉米秆、刨红薯、出花生，还是在打麦场扬场、翻场、搭垛，或是拉架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目中的父女关系，电视上小说中，女儿天真撒娇父亲眼含笑意其乐融融的画面，在我们家里永远都不会上演。

年轻时的父亲很少和孩子们说笑，即便偶尔说也带了嘲讽的意味，仿佛时刻在显示大人的权威。而我的自信也好像在父亲年深月久的审视里变得薄脆。面对父亲时的紧张和躲避成了我多年来治愈不了的顽疾。我和父亲像两块互相靠不了的石头，内里有着相似的质地，却永远无法依偎取暖，无法像和母亲一样有贴心贴肺的依恋。

父亲的性格影响着我的择偶观，成年后我选择性格温和的男友结婚，并坚信他能给我一个轻松自在的家庭氛围。犹记欢庆热闹的结婚仪式后，表弟送我们回漯河，在酒店和父母挥别的一刻，看到父亲红了眼睛，一只手捂着脸，不停流着眼泪。那一刻，我心里像有根线牵扯一般疼，隐忍了一上午的泪水终于倾巢而出。父母的身影在泪水中模糊，从小城到漯河近百里的路程，伴着我的抽噎走完了归家之途。我一直以为，我想要脱离我的原生家庭，想要逃离父亲带给我的压迫感，而当我真正离开的时候，才发现我是被打上烙印的人，我的血液里留着父亲的基因，这份血缘里与生俱来的爱和责任，注定让我一生都生活在他们的恩泽下。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慢慢褪去青涩，也慢慢磨炼出更坚实的心理素质，在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时，偶尔有角色互换的错觉。虽然父亲对我心理上的威势仍在，但至少我现在不像儿时那般怕他，尤其退休后，父亲脾气和缓了很多，我们有时会聊聊单位的事，我认真听 he 对我工作和为人处世的建议，也听 he 讲以前上班遇到的趣事，讲到兴头上，我们都会开怀大笑。这曾是我十几年前梦想的画面，而今，时间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不过，是以我的成长和父亲的老去为代价。

曾经我认为父亲不在意的点滴成绩，我跟母亲不经意间说话的时候，身旁的父亲总是一脸漠然。大家庭欢聚后的休憩里，我在屋里睡得迷迷糊糊，耳听客厅里父亲在跟舅舅们高谈阔论，还说到我的名字。侧耳细听，父亲熟悉的声音正在宣讲我去年评上了单位的先进职工，还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贯强势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舅舅们的称赞和舅妈们的附和，让父亲谈话的情绪更加高涨。一墙之隔的我，像从梦中惊醒，这就是我印象里从没夸奖过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 he 毫不在意我的点滴进步，原来，一直不明白的是我。

父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他们那一辈人，吃过苦受过罪，没有经过太多精神文化熏陶，也不善于表达细腻丰富的感情，附带了家庭出身的原因，父亲性格有很

一部关于藏地的百科全书

——读《经幡》有感

特殊的情节便悄然在胸中产生了。那时，他刚经历了人生的一次滑铁卢，心情极度低郁，对未来的路有些拔剑四顾。可是他一来到高原，炽热的阳光烤炙了那些疼痛的回忆，清朗的风拂去了身上的尘埃，神圣的湖水更让他看清了今生的所求——不是一时成败，而是要确保灵魂的纯净与从容，如此，在漫长的旅程里必会收获一份厚重的果实。西藏是他此生的眷念之地，他的许多作品题材都来源于此。

回想大卫·妮尔对藏地的执着、刘曼卿进藏昭示怀远、今天的徐剑将军18次进藏，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痴心不改的执着，我想起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那一世》，那磕长头匍匐在山路的虔诚，以及念着玛尼石上诵经的真心。这部作品里，关于藏地的信息量是庞大的，以前，我仅仅知道文成公主入藏，从这部巨著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大卫·尼尔和她的《一个巴黎女人的拉萨历险记》；第一次知道了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梦想中的香巴拉王国；第一次知道了民国女特使刘曼卿《藏踪招证》；第一次重新认识了赵尔丰；第一次对藏传佛教有了认识，还有灵山、灵地、灵湖及仓央嘉措的神秘……

不论是对宗教的虔诚也好，对文字的热爱也好，还有一种修行，一种执着，一种坚持。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床从地里拉土、拉庄稼，父亲的汗衫从来都被汗水湿透的， he 赤裸脊背时泛着紫铜的颜色。那个时候在我眼里，父亲的脊背一直还都是结实而有力的。

1989年，也是一个初冬的上午，我正在漯河师范读二年级，忽然接到母亲派人捎来的口信，说父亲晕倒在去学校的路上了，让我赶快回家。当时我哥正在郑州上大学，姐姐正在郾城卫校读书，我离家最近，听到这个消息，我赶紧请假回了家。到家后，父亲已经从医院回了家，看到他蜷曲着的身躯斜靠在床头，两眼木讷、无精打采，听 he 说话，口齿有点儿含糊不清。母亲说，那一段父亲学校的事情多，白天在学校忙完一天，晚上还要骑车赶回家收秋庄稼，还要找人犁地、耙地，整理好地块又种麦子……一个多月的劳累让他积劳成疾，幸运的是，那天刚好有本村的两位村民路过，看见父亲晕倒，就赶快把他送到了乡卫生院。父亲患的是突发性脑血栓，经过抢救， he 恢复意识并能下地行走了。后来，我们又带 he 到市里的医院精心治疗，终还是落下了右手不停抖动的后遗症。从医院出来，我看到父亲曾经宽厚坚挺的脊背已变得略显佝偻。

最近几年，我们兄弟姐妹都各自成家立业，过上了好日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也老了。前几年母亲去世后，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住了一年多，后来父亲提出要单独住， he 说和我们的作息起居时间不一致不方便，于是便搬出去单独住了。我隔三岔五去看 he，每个周末都要抽半天时间去陪 he 聊聊天，最近几年，每个周末请 he 到我们家一起吃顿团圆饭。就这样，日子如流水一样慢慢过去了，不知不觉父亲已经80多岁了，虽然他生活能自理，行走也自如，但是没想到澡堂已经不允许 he 单独去洗澡了。

“坤，我想让你给我搓搓背。”已经在浴池热水里泡了一阵子的父亲喊我的乳名。

“好嘞。”我一边应答着，一边顺手取过来搓澡巾。



油画 父女情

左国顺 作

多被我不喜和排斥的地方。曾经以为我和父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但随着岁月的磨砺，当我某一天在镜子里发现自己脸上浮现着父亲的神情，更多性格上的相似也在我生活中浮现。我悲哀地发现，我正在慢慢变成 he。所不同的是， he 曾经的坚硬在慢慢钝化，而我在有知有觉里放任自己的性格缺点刺伤着身边的人。

听说一个人开始老的标志之一，是从自己身上看到父母的影子。不知道这种话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但对我来说，从我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让我与记忆里的父亲和解，更给现实中的自己警醒。我想我会努力克服性格里的缺陷，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更多光明，也给予所爱的人更多在乎和温暖。

■诗风词韵

满庭芳·农家赋

■特约撰稿人 张艳

 骤雨祈风，扶犁执耜，畦畦壑亩躬耕。把田播种，日日起三更。一地禾稀草盛，叹时运、苦泪盈盈。但思量、轩辕以降，稼穡已传承。

 如今天已变，机耕联种，原野轰鸣。看塞北江南，决策英明。志士凝心聚力，册余载、梦想垂成。星光下、稻花香里，探首问蛙声。

■生活余香

一箱小人书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周末，在家帮父母整理屋子，发现角落里搁着一个纸箱，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尘，这里都是什么东西？难不成是父母珍藏的传家宝贝？我很好奇，小心翼翼地拂去灰尘，打开纸箱。

就在打开的一刹那，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鼻子发酸，眼前顿时有点模糊了。天哪！满满一纸箱小人书，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宝贝疙瘩呀！好像是初二时吧，在父母的逼迫下，我已经与它们忍痛拜拜了，当时为此还哭了一鼻子，也还以为它们早就被父母真的给扔河里去了，没想到竟然现在还放得好好的！

看着这一纸箱小人书，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那些珍藏许久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小时候，我是那么喜欢看书。可是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文化生活同样贫乏到了极点。想得到一本书，就跟平时想吃上一顿饺子一样难。好在还有小人书这伴随我整个童年的伙伴。邻居书贞姐的爸爸是个工人，家里有钱，经常有小人书看，这对我来说自然是极大的诱惑。记得有一次我到她家玩，看到她正在看一本《草原英雄小姐妹》，我便凑到她跟前看， she 见我喜欢，就把小人书给我看，里面每一页配图生动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此，我对小人书的喜欢一发而不可收。因为这个，我背叛了以前的“带头大哥”宏伟，成了书贞姐的“小跟班”，为的只是能从 she 那里看小人书。从《草原英雄小姐妹》《鸡毛信》《两个小八路》《渡江侦察记》到成套的《西游记》，书贞姐的小人书几乎被我看了个遍。小人书看得多了，自然就会画，我最喜欢的形象是孙悟空，所以画得最像。

我一直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人书，光看别人的书，毕竟不是很甘心。于是，闹商桥镇书店的书架上，一本小人书1毛钱左右。于是，脑袋还算灵光的我常常以买铅笔、买演草本的名义向爷爷奶奶“骗”钱，有时候也向父母“骗”，对我的学习，家人一向是大力支持的，所以尽管那时候家里很穷，但每次“骗”钱都能成功，少的时候给1分2分，最多的时候给5分，多了不敢要，怕露馅，通常要存好久才能买上1本。

断断续续几年，我居然攒了好多小人书，《岳飞传》《三国演义》这样成套的小人书我几乎集齐。那些小人书，我除了一些自己翻来翻去看，还拿来跟其他小朋友交换，我一般都是拿自己故事单行本的小人书换我成套的小人书里缺的那一本，自己觉得好的小人书，一般不会出手跟人交换，除非遇到对我更有诱惑力的书。就这样换来换去，渐有规模。当然，误了学习。父母不是不管我，只是地里农活太多，他们管不过来。好在，我学习一直很好，父母一直都请放心。

在童年、少年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那些小人书当成宝贝，只要父母不在家，就偷偷地拿出来看，有时候也拿到学校里看。上初二时，除了小人书，我又迷上了大部头小说，特别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我看得如痴如醉，结果学习成绩下降很厉害，父母才出手没收了我的小人书，吓唬我说全都扔到河里去了。我也意识到了自己对小人书太过痴迷，便和它们忍痛拜拜了。

那些小人书竟然还被父母保存着！尽管大都毛糙毛边甚至残破不全，但我那个开心呀，真的无法形容！看小人书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这个年纪的自己，也是有故事的人了，也该写点如“小人书”一样的故事了。

■别样情怀

衔泥生活

■张伟民

父母年事已高，照顾母亲的保姆也着实累，从去年深秋开始，我便扛起了为家人做早饭的使命。今年春天时，小区一楼父母厨房外春燕衔泥式的图景被我捕捉到了：车库顶围栏上不停閃转的绿雀叫声急促而炽烈，另一只嘴里衔着杂草、羽毛不时地向厨房外飞去，它们显然是在筑巢迎接新的生命了。

一个多星期后，绿雀鸣声转缓转小，有几天似乎销声匿迹了。一天下班回家，我怀着好奇，向窗外的燃气表柜里瞧、向下水管里瞧，均无所获，转身拨开那一丛硕大的被修剪成球状的冬青，赫然看到枝丫中细草、羽毛编织成的鸟窝，一时自责起来——我忙碌做饭的举动，给窗外站岗的绿雀和衔枝的伴侣带来了怎样的压力？还好，我和周围的人都希望与绿雀一家友好相处，并且是呵护它们家园的坚定力量。衔着虫儿的雀妈妈回来了，生命在她手中延续，尽哺育之责再累，也是满足感和成就满满吧？

春节前，我被调整到为基层服务的新单位，让我领略了工作的忙与静，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政策多与新，需要抓落实的事项繁多与杂，各种挑战扑面而来。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差，国家又要求到202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服务老人就是服务自己，这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心声，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展这项工作了，并在尝试与政府进行政策对接。整合资源，从底层突破是关键，繁忙工作间隙与品牌养老服务公司老总对接，与乐意从事养老服务事业的实业家对接；从第一次与各路精英见面找感觉，到第二次点将见面沟通政府养老支持政策，也就一天的时间，这期间与各方的电话、微信联系一直没有停顿。离下午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一群结成爱心联盟的实业家早早相约来到办公室，激情澎湃谈养老服务规划，条分缕析说项目，让之前超有压力的我燃起信心。养老服务是反哺生命的爱心事业，相信有党和政府坚定支持，有职能部门积极协调，有爱心满满的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上下联动共同努力，哪怕一路再艰辛，也一定要破瓶颈铲荆棘，及早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弱项。

6月6日晚，中国女排先失两局又连扳三局击败故意队，获得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冠军，让我再次对不言弃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的事业奋斗内涵有了新的理解。这一天，与养老服务爱心企业家的思想碰撞，相信是翻开养老服务事业新篇章的开端。

人生如春燕衔泥，衔泥生活有温情有满足，更有辛劳有风雨，坚毅坚定奋勇搏击，终会见彩虹。